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鼓掌絕塵
第三十回 飾前非廳前雙膝跪 續後韻而上兩留題

詩： 何處吹簫紺宇澄，香肩並倚擁華燈。
題來宋玉多情賦，譜入文鴛心字經。
我輩風流原有種，娘行詩句自關情。
珠圓玉合渾閒事，笑整雲鬟響碧珩。

這文探花到李府中，先請老夫人出來拜見，然後再見小姐。老夫人便不是當初相待，愈加慙慙幾分，遂說道：「恭喜賢婿，今日衣錦榮旋。雖則是你文門之福，實於李氏亦有光輝。」一巡茶罷，小姐出來，文探花與小姐相見，敘了寒溫，遂起身一同進去換了衣服。不多時，那李氏門中許多諸親百眷，各執賀禮，都到堂前拜賀，要請探花相見。文探花重新換了公服，出來堂前，見賀客滿堂，仔細一看，十個裡頭，有九個不曾會面過的。這也是通俗世情，勢發一齊來。所以都是要來趨奉的意思。文探花與眾親逐個個行禮，無論尊卑長幼，都留坐下待茶。內中有兩個問道：「今日文探花回來，正是二叔公得志之秋，緣何到不見他？」內中又有幾個曉得前番那椿事的回答道：「他卻有些沒嘴臉來見探花哩。」說不了，只見門上人進來報導：「本府高太爺齋禮來恭賀，已到大門首了。」眾人一齊迴避到耳房裡去。文探花忙不及步行出來，直到大門首，迎接進來。高太守上堂，行了奉賀之禮，依師生坐下。高太守道：「賢契，昔為偷花客，今作探花郎，可見蝶戀蛛網之作，一大姻緣矣。」文探花微笑道：「門生若非老師洪開一面，幾為繯繼中人，何敢仰望今日，這正是老師再造之恩。」高太守道：「我與賢契有通家之雅，欲請尊夫人一見，不識尊意如何？」文探花道：「本欲令寒荊出來拜謝，但恐見了老師，回想前情，含羞無地矣。」高太守道：「當初是千金小姐，如今是誥命夫人，忝在通家，相見何害？」文探花便吩咐請小姐出堂。那小姐聽說高太守請見，沒奈何，含著嬌羞出來趨謁。走到堂前，見了高太守，霎時間忍不住兩頰生紅，連忙退到簾後，低低萬福了，轉身就走進去，有詩為證：

百媚千嬌出繡房，含羞無語見黃堂。
低低萬福稱簾後，兩頰新紅上海棠。

高太守又吃了一巡茶，正待起身，忽聽門首一派鼓樂喧闐。文探花便問：「鼓樂是那裡來的？」隨從的答應道：「是李二相公來作賀的，聞得太爺在此，以故不敢進來，暫在門外。」高太守問道：「是那一個李二相公？」文探花回答道：「就是妻叔李岳，當日與門生做對頭的。」高太守道：「原來就是此人。況且李老先生的令弟，又探花的叔丈，相見何妨，不須迴避，快請進來相見。」李岳在外面聽說高太爺請他相見，他便迂闊起來，大搖大擺走到堂上。見了高太守，欲行庭參，雙膝跪下，口稱：「李岳叩見。」高太守向前一把扶起道：「兄是太卿令弟，探花叔丈，比別不同，起來只行常禮。」李岳起來，深深作揖，又與探花作了揖，就在旁邊坐下。高太守道：「汝本是好好一個叔丈，只因前番不會做了人情。」李岳道：「當初若不是李岳激勵探花一場，恐未必有今日這個田地。」高太守大笑道：「你這兩句，雖然近於牽強，無非要探花有了前愆的話頭。今日我說一個分上，君子有容人之量，賢契萬勿以此事介懷。」李岳一眼把探花看定，探花見高太守說這句話，只得微笑道：「謹領。」高太守又把閒話說了一會，遂起身作別。文探花與李岳直送到大門外，同走進來。剛到堂前，那李岳不知耳房內有無數親戚在內，一把扯住探花員領袖子，一個軟膝打將下去，探花隨手扯起。有詩為證：

其一：
只為心中抱不平，曾無委曲待書生。
今朝一舉登科日，眼底須防不認情。
其二：
輸情下禮飾前非，不似當初敢作威。
若得探花心轉日，死灰還有復燃機。

李岳正要說幾句粉飾的話，不想又被眾親戚們耳房裡出來瞧見。內中有兩個尖嘴的，連忙叫道：「叔公裝這個模樣，如何使得？」李岳回轉頭來，見被許多人瞧破，氣得兩隻眼睛突將出來。羞得一副臉皮沒處遮擾。只得勉強與眾人作了幾個揖。本欲抽身便走進去，被這班人扯住了，纏綿綿，熱一句，冷一句，春秋了好一會。弄得他十分不快活起來。眾人曉得他性子平常是暴躁的，恐他反了面不好意思，只得放他進去。

李岳見了姪女兒，一心只要奉承他喜歡，沒奈何，管不得自家家裡人取笑，就深深唱幾個喏。小姐道：「叔叔，你日常問不肯過禮於人，今日見了姪女兒，緣何做出這個光景？」李岳迎著笑臉道：「姪女兒，你說來的話好不伶俐，不枉做了探花夫人。如今世上前倨後恭的人盡多，豈止小叔一個，望小姐看你父親一面。況你父親身上，又無三男四女，止得小姐，餘外只得小叔。一家惟有和你是親人。我為因性拗，平昔常有冒犯，萬乞寬恕，不要掛懷。少刻姪婿進來，要求好言幫襯。」正說之間，文探花已送眾親出門，走到面前。李岳又深深作了幾個揖，說道：「小叔公已具有賀禮在外，雖然菲薄，聊表芹意。若不稟過賢姪婿，不敢著他進來。」文探花道：「小姪婿自來無一些好處到老叔公，何敢當此厚賜。」李岳見有些好口風，連忙跑出門外去，叫眾人拿了禮物，送到堂前。打開拜匣，取了禮帖，恭恭敬敬，雙手送上。文探花展開一看，上寫道：

謹具：
金花二對，彩緞四端。
生鵝二對，生雞二對。
活肉一方，活魚四尾。
荔枝一盤，龍眼一盤。
胡桃一盤，膠棗一盤。
山羊二牽，魯酒二尊。

奉申賀敬眷侍教生李岳頓首拜

文探花道：「既承老叔公厚情，不好見卻，只領了羊酒，餘皆返璧。」李岳道：「些須薄禮，都是自己的，並非借辦，望乞全收，方為見愛。」至再至三，文探花見他懇求不過，又是老夫人攬掇，盡數收下，賞賜給人。就令整酒，這回卻是個家筵，不請外客。上面坐的老夫人，下面李岳，左邊探花，右邊小姐。有詩為證：

丈夫自古誰無毒，今日相逢不認真。
只為李家骨肉少，強教仇敵當親人。

當夜滿門歡聚，暢飲到二更時分，興還未闌。李岳道：「賢姪婿鞍馬辛苦，請早安息吧。」一齊立起身來，各去安寢。文探花與小姐遂攜手同進繡房，這一個歡愛光景，兩個都是久渴的，說不盡許多詳細。有詩四絕，詩曰：

其一：
恩愛輕分兩度秋，羅衫濕盡淚空流。
今宵重整鴛鴦被，撇卻年來幾許愁。
其二：

燈前訴盡別離愁，只有相思無盡頭。
最是清風明月夜，癡心一片倩誰收。

其三：

花開花落又開花，得意皇都便省家。
不是一番能努力，幾乎落魄滯天涯。

其四：

從來久別賽新婚，握兩攜雲總十分。

莫把功夫都用盡，留些委曲再溫存。次日起來，叫打轎先去拜高太守。太守就留進後堂，整酒款待。兩人飲到半酣，高太守叫傅柳取那個手卷來，上在共有五六十首詩賦。文探花展開一看，原來當初那一首蝶戀蛛網與詠竹簾的，都載在上邊。高太守道：「實不瞞賢契說，我只目下要起身回去，囊中卻無一文私蓄，剛剛只有這個手卷，都是這臨安府中眾鄉紳先生與名人妙作，特採集將來，類成一個手卷，也不枉在臨安做官幾年。只是後面還空幾頁，尚慳題詠，敢求賢契再賜妙作二絕，全美其事，永為光彩。」文探花道：「老師乃是當代名公，碩德重望，聲聞天下，譽入九重。今作大邦賢守，一文不染，萬姓銜恩，非尋常士大夫可及。即先輩鄉紳，尚不敢妄措一言，門生以新進小子，年輕德薄，又無班馬之才，誠不足為老師輕重。倘贅片詞，貽人議論。」高太守道：「賢契青年甲第，名播鄉邦，又翰林雅望，加人一等矣。仰仗休光，幸勿再卻。」文探花道：「重承老師注意，敢有他辭，敢求老師命。」高太守笑道：「任憑尊裁。」文探花道：「謹領。」站起身來告別。高太守道：「只是簡慢，不敢久留。」就教送過大舫，兩下立飲五六舫，然後送出府門。說這文探花回來，當夜就與小姐商議，作詩送與高太守。夫婦二人各賦一首，以酬當時作合之恩。文探花遂作詩曰：

珪璋瑚璉器，作郡守一方。
三載仁恩大，千秋俎豆香。
盜息民安業，年豐谷滿倉。
政成還覆命，不日佐岩廊。

李小姐詩云：

漢有會稽守，臨行取一錢。
投之千仞淵，澄清今尚傳。
復見高公祖，士民呼青天。
遮道泣留挽，借冠願一年。

文探花便把冊頁展開，將詩二首寫上。但見筆勢縱橫，墨跡淋漓，真有走動龍蛇之妙。次早著人送上高太守，高太守滿心歡喜道：「好一個才子，寫作俱全。我得了這一個門生，也不枉在臨安做一任太守。」隨即打發來人，致謝文探花。

不數日，高太守就來作別。文探花備辦禮儀，整酒餞行，十分齊整。高太守只收贖禮，辭免酒席。又辭臨安各鄉紳，擇日啟行。文探花直送出數百里之外，方才回轉。好一個高太守，三載黃堂，半文不染，行李蕭然，只有僕從數人相隨而已。臨安士民思慕恩德，脫靴造祠，猶欲詣關保留，送之者如市。有詩為證：

紅纓白馬嘶芳草，一路清風拂去旌。
三載黃堂不愛鈔，萬千士庶誦神明。

高太守去不多日，各衙門奏章特薦，欽取進京。聖上召見便殿，多方慰勞，又問為治之要。對答詳悉，遂超耀九卿之列，眷注優渥，行將付以重任矣。此高太守清廉為天下第一，所以有此寵任。

且說文探花，送別高太守回到府中，未及大門，只見安童報導：「老員外即刻便到。」文探花下轎迎接，叔姪同進府中。相敘禮畢，老員外就請老夫人與小姐相見，便起身對探花道：「好一位夫人，又兼賢姪才貌，佳人才子，天生一對，世間少有，真吾門之福也。」文探花道：「叔父不遠千里而來，有何見諭？」老員外道：「可喜吾姪發此巍科，宗族親戚，無不欣悅。久住臨安，旁人議論。古人云，樹高千丈，葉落歸根。又云富貴不歸故鄉，如衣繡夜行。況吾老年亦在風燭，家無正主，望吾姪三思。」文探花道：「姪亦久欲作一歸計，爭奈岳母在堂，只生一女，無一倚傍，難以啟齒，因循至今。」老員外道：「既老夫人膝下無人，請與小姐同到姑蘇，奉養終身，豈不兩盡。」文探花俯首道：「叔父之言是也。叔父在此多住幾時，待姪兒緩緩圖之。」探花與小姐商議，老夫人面前微說，毫不應允。李岳聞知此事，心中大喜，巴不得夫人、小姐同往姑蘇，巨萬家資，一舉到手。因此在老夫人面前，不作留難，萬意竄掇。老夫人暗想道：「女生外向，怎留得在家中。倘我百年之後，二叔父又是不仁之人，決不相容。女婿況中探花，安肯下氣於他，兩邊終久結怨。不如與女婿女兒商議，尋個長便。」因此就與探花、小姐，將此情備說。探花道：「岳母之見，甚是有理。且李府家財，應該是二叔公的，誰敢爭執，不如交付與他。岳母、小姐同到我家，共享榮華。情則通，理則順，請岳母萬勿變更。」夫人十分應允。次日，文探花與老夫人把家室悉付李岳。老夫人把細軟、金銀、珠寶作小姐嫁資，家產盡與李岳。標撥已定，李岳亦不敢妄出片言，唯唯從命。況一介窮人，從此既陶朱倚頓矣。文探花便著人去僱座船二支，一支裝夫人、小姐，一支裝叔姪二人。不日便到姑蘇，骨肉團圓，合家歡樂。後人有詩贊云：

人生在斯世，萬事皆有緣。
縱或遭奸險，人定能勝天。
試觀荊卿氏，才貌稱兩全。
風流多瀟灑，翩翩美少年。
良緣千里外，太守合姻緣。
青春得科甲，狀元相後先。
美妻已如意，美職真神仙。
昔有毒害人，寧不心駭然。
前情都不計，大度能包含。